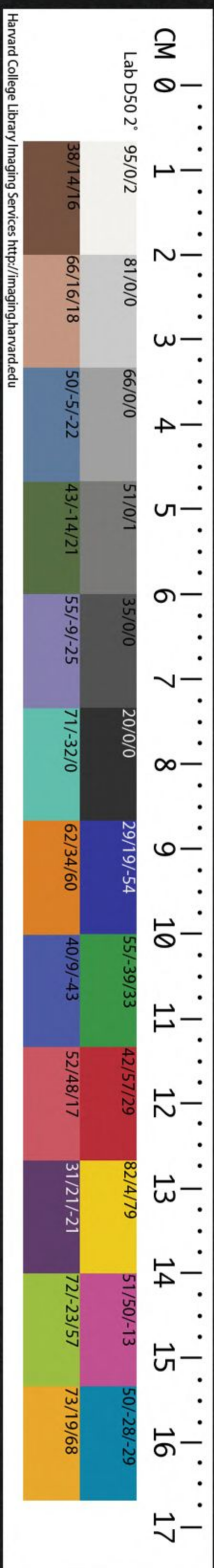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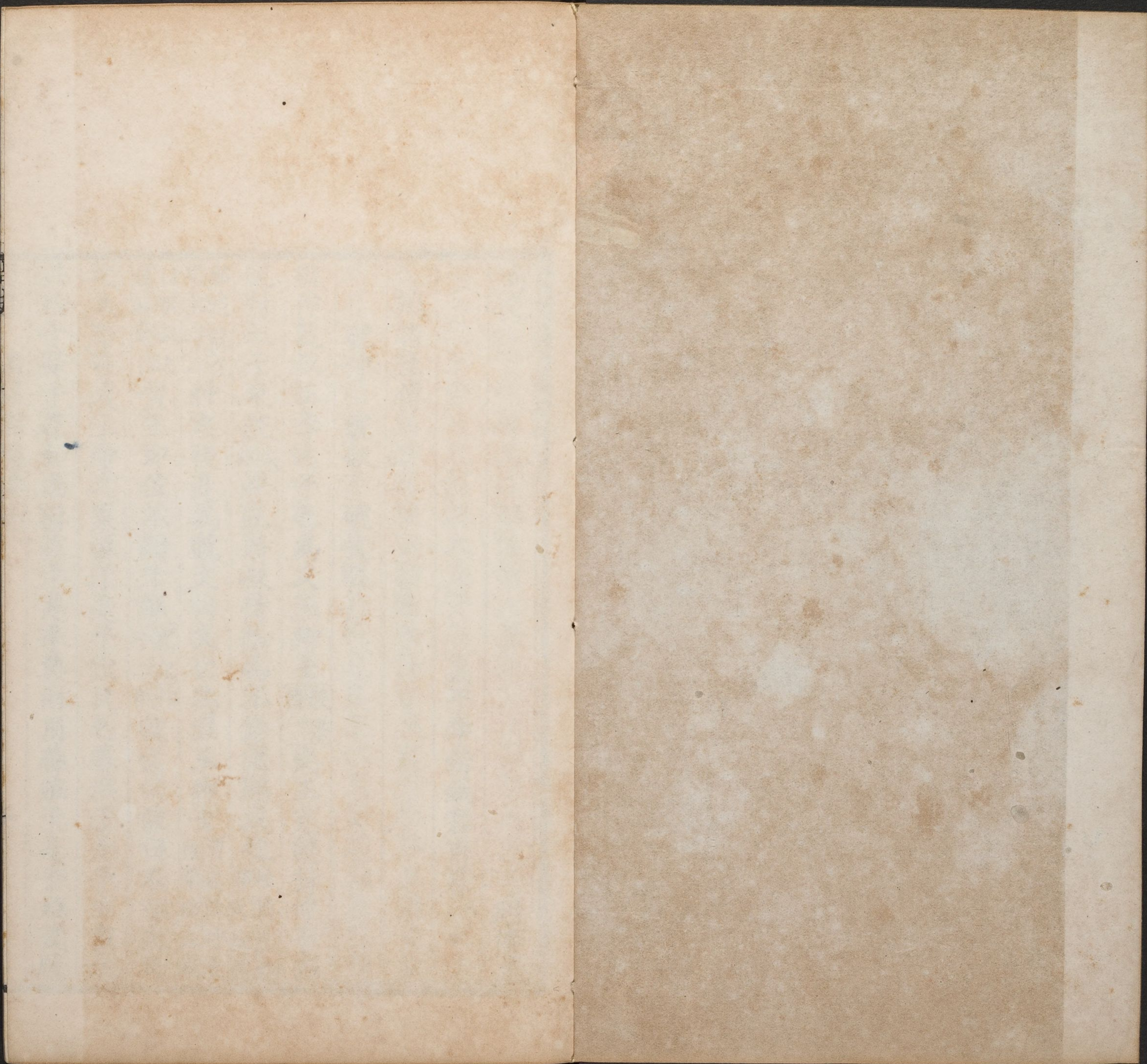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T2520/4486 B

8





尚史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列傳三

周諸臣傳

號仲號叔號文公其後三日王以號仲號叔號文公

號仲號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

穀梁傳

武王克殷封仲于西

號封叔于東號

大紀

平王時叔恃險而不修德鄭滅之

杜預注按鄭氏詩譜

鄭滅號在平王時

仲之後是為號文公文公為宣王卿士

賈逵注仲之後韋昭注或

曰號叔之後非是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

史記作十二年

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

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龐

尚史

周諸臣傳卷三

純固于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陽瘳憤盈
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
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
膏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
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
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
至王既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
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
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
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

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
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
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壅
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
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
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
罽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
求利于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
則有財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
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墮神之祀而困民之

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國語其後世見地理志

仲山甫

仲山甫即樊穆仲

韋昭注仲山甫食采于樊穆仲其謚也

為宣王卿士

詩注蓋以冢宰兼太

保十二年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立

也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

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

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

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

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及魯侯卒魯人殺戲立伯御

韋昭注伯御括

也史記戲立是為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自立班固人物表伯御懿公兄子與史合

宣王

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

仲山甫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

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乃

命魯孝公于夷宮二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

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

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草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

入往來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藉蒐于農

隙耨獲亦于藉獮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

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

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嗣王卒料之國語後有樊皮者惠王十三年樊皮杜預注叛王

王命虢公執之歸于京師左傳

論曰不藉千畝來姜戎之敗也而又料民是重過也宣王中興主廼棄功害政復諫廢言一傳而亡遂以凌遲不振有以哉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號文公亦有焉

尹吉甫 方叔 南仲 仍叔

伯奇附

尹吉甫為內史方叔為卿士南仲為將並事宣王吉甫有文武材周室衰獫狁勢熾王命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賦六月以美之詩注王舅申伯出封于謝吉甫美宣王能建國親諸侯

作崧高之詩召公平淮夷作江漢韓侯來朝作韓奕仲山甫城

齊作烝民皆所以美宣王勉諸臣也詩序方叔征獫狁及荆蠻背

叛伐而服之南仲亦受王命伐獫狁城朔方又伐西戎又從王

伐淮徐皆有功詩注仍叔者亦事宣王宣王有撥亂之志遇裁而

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詩序春秋時有

仍叔之子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放于野宣王出遊吉甫

從伯奇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

伯奇于野而殺後母琴操履霜操尹伯奇所作也伯奇無

採檉花為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操曰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息別離兮推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此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能流顧兮知我冤曲終投河而死琴清英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

尚史
衣荷帶蓀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說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于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觀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如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孟子注伯奇作小弁之詩曹植云尹吉甫殺伯奇其弟伯封作黍離之詩。按琴操諸說並迂誕說苑尤傳會而小弁黍離詩說亦未之前聞

杜伯 左儒

附 隰叔

杜伯者陶唐氏之後也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左商末

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是為杜伯杜預注至宣王時

杜伯與左儒相友善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左儒爭之九復之而王弗許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

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

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說苑四十六年王合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

執朱弓矢射王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歿而死墨子杜伯子曰隰叔

杜伯死隰叔違周難于晉國生士薦為范氏先國周春秋杜國語之伯名恒為

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其友左儒爭之九諫而王

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

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殺錡以謝之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王告皇甫曰祝也與

我謀而殺人所殺者又皆為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皆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為罪而殺臣也後

三年遊于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司工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矢而死國語杜伯射王于部

論曰宣王明主而殺左儒吉甫賢父而放伯奇忠臣孝子見杙于天不特罹昏暴之凶鋒也悲夫

伯陽父

伯陽父周大夫

韋昭史記周太史唐固注周柱下史老子

幽王三年

史記作二年

西周

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之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

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際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

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

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國語幽

王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伯陽曰禍成矣

無可奈何

史記

十一年幽王滅周東遷

國語

史伯

史伯周太史鄭桓公友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于史

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

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

唐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

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荆蠻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鄆為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檠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采颺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逃難于濮而蠻季紃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叔熊奔濮而既立大夫遠氏將起立叔熊又有禍難而不能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

王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偏也

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

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

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

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

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侯

公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

于周未有侯伯八姓祝融之後已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為夏

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錢彭姓豕

之別封韋彭姓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五國皆昆吾之後董姓

周諸臣傳卷三

馮夷豢龍則夏滅之矣董姓颺叔安之裔子曰董父以擾龍服

當夏之興別封馮夷于孔甲前而滅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彭祖大彭也豕韋諸

稽其後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妘姓鄆鄆路偃陽

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為妘姓曹姓鄒莒陸終第五子曰安皆為

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

姓無後斟姓曹姓之別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越不足

命也夔越芊姓之別國熊繹六世蠻芊蠻矣蠻芊謂叔熊唯荆

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

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伯翳

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

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

謝邾之間號邾在邾南謝北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

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

殆于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

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

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

禘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

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

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

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經常也姦備也萬萬曰姦故

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異姓求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用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剽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而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王遂

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

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首腊者

精孰為首腊極也

其殺也

滋速申繒西戎方強

申姜姓太子宜咎之舅繒姒姓申之與國

王室方騷將以縱欲

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

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

申呂方彊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

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

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

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

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啟公曰姜嬴

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
大其將興乎公說乃寄孥與賄號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
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
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晉文侯于是乎定天
子齊莊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啟濮國語
論曰物之應幾先之識者每窺其微信乎前識者道之華而愚
之始也史曰老子字伯陽或曰百六十歲或曰二百歲按幽王
至定王百七十餘年故疑伯陽父老子即一人其信未未可知
也今老子別立傳

周后妃傳太姜

太姜者有呂氏之女

韋昭注齊許申呂四岳之後太姜之家

太王娶以為妃生太

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

列女傳

傳

太任者摯任氏中女也

韋昭注摯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

王季娶為妃太任

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

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洩于豕牢而生文王

列女傳宋書符瑞志太任夢長人

感已濬于豕牢而生昌

王風公楚詩子自也又身未嘗見豕牢之事

太姒者有嬖姒氏之女也

韋昭注杞鄆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太姒之家

仁而明道文

尚史

周諸臣傳卷三

十

王嘉之造舟為梁親迎于渭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而治外文母理陰道而治

內太姒生武王周公教諸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辟之事列女傳

大紀娶于有莘氏曰太姒太姒不妬忌而西伯有內行此德政之所以流布風化之所以大興也詩傳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

女以共內職賦關雎邑姜太公女武王之妃也修教于內生太子誦帝王世紀

宣姜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

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

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

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

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

德實自有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

卒成中興之名列女傳琴錄宣王有琴曰嚮風背銘云牆有耳伏

以此銘援琴奏宣王于是益兢兢不忘

房后又與此器同出三外莫如琴之至也房后之末怒而購

房后者昭王之后也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

之生穆王國語夏帝不樂之與去之與立之莫吉不語其樂而

申后亦音真亦丹之東也申后作白華之詩詩序以為周人

申后申侯女為幽王后生太子宜臼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

伯服遂廢申后去太子史記申后作白華之詩注刺幽王幽王繼

周諸臣傳卷三

伯服遂廢申后去太子史記申后作白華之詩注刺幽王幽王繼

周諸臣傳卷三

申后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
代宗王弗能治周人作是詩

褒姒

褒姒幽王后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
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殽而歲
之乃吉于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殽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
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
之殽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殽化為玄黿以入
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
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
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鄉者後宮童

妾所棄妖子出于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于褒

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于王以贖罪

列女傳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

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

棄女子出于褒是為褒姒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

而愛之生子伯服于是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

子

列女傳幽王惑于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其意飲酒沈湎以夜繼晝

褒姒不好

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

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

信諸侯益亦不至申侯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

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

史呂氏春秋周宅鄆鎬近記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

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幽

尚史

周諸臣傳卷三

七

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于麗山之下為天下笑

紀季姜

紀季姜桓王后字季姜紀姓也社預桓王十六年桓八年祭公如

魯逆王后于紀明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左傳

王姚

王姚者莊王之妾也嬖于莊王生子頹左傳

惠后

陳嬀者陳女惠王之后也惠王元年莊十年虢公晉侯鄭伯使原

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是為惠后生襄王及王子帶

帶有寵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后崩襄王十六年僖二十四年

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

侯圖之遂出國人納子帶明年晉納王殺子帶左傳

叔隗

叔隗狄女隗氏國語襄王之后也襄王十六年僖二十四年王使狄伐

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為后是為隗氏王子帶通于隗氏王

替隗氏子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子帶以隗氏居于温明年晉

納王取子帶于温而殺之左傳

指晉定后則里大論之十四年宣六年王使子服大求后于齊

姜氏齊女定王之后也定王四年宣六年王使子服大求后于齊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左傳

靈后

姜氏齊女靈王之后也靈王十一年襄十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

許昏王使陰里大夫結之十四年襄十五年官師劉夏從單靖公逆王

后于齊左傳

贊曰三母相承遂興有周及其既也一女優亡之詩曰赫赫宗

周褒姒威之蓋傷其易也

文諸子傳

富辰曰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郈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今唯十二子可考郈子一見春秋

伯邑考 周公

伯邑考文王長子

史記兄弟十人唯發且賢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說非是蓋伯邑考前死故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長即伯邑考次曰

武王發

有本紀

次曰管叔鮮後次曰周公旦

後有家

次曰蔡叔度

有世

家次曰毛叔鄭

詳地里志史記毛叔鄭作曹叔振鐸。按左傳衛祝佗曰武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

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夫曹同為文王子而別之曰文之昭者明非武王母弟也杜預注五叔者管叔

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鄭今從左氏

次曰成叔武

見志

次曰霍叔處

見志

叔封

見世家

次曰冉季載

見志史

伯邑考質于殷為紂御紂烹以

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

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帝王世紀

其後無所傳

管叔鮮

蔡叔度

霍叔處

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皆文王子武王封叔鮮于管叔度于蔡

叔處于霍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是為三監大紀武王崩成

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羣叔流言疑周公為不利于成王乃挾武
庚以作亂周公旦承王命伐誅武庚史記殺管叔于商囚蔡叔于

郭鄰以車七乘史記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尚書管叔誅死無後蔡叔之子仲見世家傳國至侯齊為楚所滅

霍為晉所滅

毛叔鄭 成叔武 聃季載

毛叔鄭封于毛成叔武封于邲聃季載封于聃索隱載名毛叔

爵為公書顧命書公其後春秋書伯或降黜故為成王卿士成王將崩毛公同受

顧命立康王尚其後世見書地理志成叔武事不載其後世見聃季載有

馴行周公舉為司空以佐成王治有令名于天下其後世無所

見史記世家

康叔封曰至平伯曰不始要囚王曰成叔武事不載

康叔封從武王克殷封于東土治殷餘民是為衛康叔作康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

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

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

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

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

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

曰嗚呼小子封桐瘠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
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
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
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
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
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
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
康又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刑人無
或劓刑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
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

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
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腎不畏死罔弗憇王曰封元惡大憇
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
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子哀
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
時乃引惡惟朕憇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
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汝亦

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
予一人有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
康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
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
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
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
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
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
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
乃以殷民世享又作酒誥梓材以誡之尚書康叔之國既以此命

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記分康叔

以大路大旂少帛績棧旃旌大呂以章有德左傳其後世見世家

至衛君角為秦所滅史記武王時康叔少未得封武王崩管蔡

宋封康叔于衛○按此益綠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故史遷

踵其謬且武本紀曰王立于社南衛康叔封布茲少未得封語

自孤畢公高自孤畢公高

畢公高初相文王及武王伐紂入商紂宮百夫荷罕旗以先驅

曹叔鐸奉陳常車周公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武王既

入立于社南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茲席也召公奭贊采

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以討紂罪明周受命史記武王大建公侯

尚史 周諸臣傳卷三 十七

封叔高于畢留相周紀大武王崩畢公相成王為司馬孔氏書傳成王

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序書初周公遷殷頑民

于下都周公監之周公歿成王以君陳代之及康王立復以成

周之衆命畢公保釐作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

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

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

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

訓既立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

俗革不臧厥滅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

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

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

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

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有禮以蕩陵

德實恃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

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

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

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

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

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

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尚書畢公之後曰畢萬為魏之先見晉傳

曹叔振鐸 滕叔繡 郃叔 雍叔 原叔 鄆叔

郃叔

曹叔振鐸封于曹滕叔繡封于滕事無所見

其後見曹世家

郃叔

封于郃雍叔封于雍原叔封于原鄆叔封于鄆郃叔封于郃

大紀

自郃以下名與事俱不載

郃原後世見地里志 雍鄆郃後世無攷

自畢公以下皆

文王庶子也

論曰或曰管蔡之亂紂周公信孺子也然則挾武庚以叛何居

乎張頑民之勢動新造之周微周公幾何其不隕乃宗社乎蔡仲幹蠱東土續侯誅賞以公固不恤人之言也衛風颯颯儉而易行周之諸侯衛最後亡雖地在不爭亦其德也然畢萬開魏而冉後無聞實粟者獲豐天其或爽與

周桓公名黑有周公旦之後也食采于周故亦曰周公春秋桓公言于
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既況不禮
而鄭不來矣十三年春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伐鄭鄭
公林父將右軍桓公將左軍鄭為左右拒以當王師王師敗績
在王三年桓公欲弑王而立王子克春秋王子克在王辛伯告王

呼曰弗克... 休于前政... 曹叔振錫... 師叔...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尚史 列傳四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周諸臣傳 以下東周

周桓公 周公忌父 周公閱 周公楚 周公宰孔

周桓公名黑肩周公旦之後也食采于周故亦曰周公周采地扶風雍

縣東北有周城 桓王三年惠六年 鄭伯如周朝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

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況不禮

焉鄭不來矣十三年桓五年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伐鄭虢

公林父將右軍桓公將左軍鄭為左右拒以當王師王師敗績

莊王三年桓十年 桓公欲弑王而立王子克子克莊王子儀 辛伯告王

遂與王殺桓公王子克奔燕初子克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桓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桓公弗從故及辛伯周大夫也其後周公忌父為王卿士大叔帶之難狄師伐周

獲忌父左傳

周公閱周之三公也襄王二十二年僖三王使閱聘于魯僖公

饗之有昌歆白黑形鹽閱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

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

堪之及頃王崩匡王立閱與王孫蘇爭政將訟于晉王叛王孫

蘇使尹氏與聃啓尹氏卿士聃啓大夫訟閱于晉趙盾平王室而復之後

有周公楚者簡王六年成十一年楚惡惠襄之族之偏也且與伯與

爭政伯與周卿士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復之盟于郵而入三日

復出奔晉左傳

周公孔為周宰杜預注宰官周采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

子帶二十二年僖五年齊侯帥諸侯會王大子于首止以定其位

故王恨齊欲鄭伯叛之將盟王使宰孔召鄭伯鄭伯遂逃歸不

盟襄王元年僖九年諸侯會于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既盟宰

孔先歸左傳遇晉獻公宰孔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

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

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屬會也乘車之會三也

存亡國三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

其薨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于
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
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獻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
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涑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
汪是土也汪大貌苟違其道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
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脩閉守脩治也而輕于行道失其心矣君子
失心鮮不天昏國○按宰孔與忌父同時經謂宰孔曰宰周公
語杜注忌父曰周卿士豈一采地同時而有二
公乎抑孔其名
忌父其字乎
論曰黑肩比子克宰孔右子帶不弭亂而樹亂所謂從君者與
若夫辛伯之訓知所本矣凡有國者鑒之哉

單伯 單襄公 單頃公 單靖公 單獻公 單成公

單穆公 單武公 單平公

單愆期附

單襄公名朝王卿士其先為單伯封于單周之親族也

韋昭注

王時宋弒閔公單伯會伐宋頃王時單伯為魯請子叔姬于齊

齊人執之既而赦之單伯如魯致命春秋貴之

公羊單伯淫于子叔姬穀梁同

單襄公事定王定王使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

朝覲矣

火心星

道弗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

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執膳宰不致餼司

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

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襄公歸告王曰陳侯

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

辰角星名角星相見

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

天根氏亢之間謂寒露之後五日天根朝

見水潦木見而草木節解

木氏也謂寒露後十日駟見而隕霜

駟房星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

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

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曰收而場功倣

而畚揭

畚土籠揭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

土功可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

德于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

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

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置有寓望藪有圃草園有林池所以禦

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

有優無遺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

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于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

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

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理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

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

廩人致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

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

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

才有分族于周承王命以為過賓于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悖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亂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定王六年宣八年襄公如楚八年宣十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宣十年楚子入陳國語十七年成元年晉景公平戎于王王使襄公如晉拜成十八年成二年晉敗齊于鞏使鞏朔獻捷于周王弗見使襄

公辭焉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

左傳簡王十一年成十年晉敗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王叔陳生

周大夫王叔簡公飲之酒明日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王卿與之語召

公以告襄公曰王叔子譽温季即郤至食邑于温以為必相晉國相晉

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戰而勝是吾力也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

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于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也故微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爲已力佻偷也偷天功以爲已力也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

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于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之國語

十二年

成十年

襄公會諸侯伐鄭六月盟于柯陵

左傳

襄公見晉厲

公視遠步高晉卿郤錡見其語犯郤犇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犇之譖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

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日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日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于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偏于晉而鄰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于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翟之人謂叔孫僑如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逐叔孫

僑如是年晉殺三郤明年晉厲公被弑而齊人殺國佐皆如其

言晉孫談之子周

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

適周事襄公襄公有

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師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晉仍無道而鮮冑其將

失之矣必蚤善晋子其當之也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

為悼公國語單襄公卒子頃公亦為王卿士靈王二年襄三年頃公

及諸侯同盟于雞澤左傳

單靖公頃公子靈王九年襄十年單靖公代王叔陳生為卿士以

相王室晋羊舌肸之聘于周也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

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羊

舌肸肸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

單子也單若有關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于它矣國語靖公

子獻公亦為周卿士單獻公棄親用羈景王十年昭七年襄頃之

族殺獻公而立其弟成公十四年昭十一年單成公會晋韓起于戚

視下言徐羊舌肸曰單子其將死乎十二月成公卒左傳

單穆公旗者靖公之曾孫亦為王卿士景王二十一年昭十年將

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

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

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

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

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

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

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

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三年昭二十年傳作昭二十一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蘇也在清濁之間其

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噐用于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蘇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噐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國語初景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及傅賓起有寵于王單穆公劉文公惡之二十五年昭二十四年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穆公劉文公而王崩子猛立

是為悼王五月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六月葬景王子

朝作亂逐劉文公文公奔揚既而如劉單穆公逆悼王于莊宮

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單穆公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

召伯與子朝黨謀曰不殺單旗不捷也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

矣從之遂奉王以追單穆公及領地周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單

穆公覺之亡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穆公殺還姑發弱醜延

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子朝奔京單穆公伐之京人奔山劉文公遂入于

王城會鞏簡公甘平公敗績于京並周卿士單穆公欲告急晉七月

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文公又如劉單穆公使王子

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鄆盼子朝黨伐皇獲之焚諸王城之

市八月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宮兵敗

單氏反伐之十月晉師九州之戎納王于王城單穆公劉文公

以王師敗績于郊十一月王子猛卒敬王立十二月晉師取前

城軍其東南王師伐京毀其西南敬王元年昭二十三年正月王師

晉師圍郊郊鄆潰王使告間晉師還四月單穆公取訾劉文公

取牆人直人六月子朝入于尹尹文公圍誘劉佗殺之佗劉文公族

單穆公從阪道劉文公從尹道伐尹單穆公先至而敗劉文公

還以王如劉子朝復入于王城尹辛敗劉師于唐四年昭二十六年

單穆公復如晉告急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又戰于施谷劉

師敗績七月劉文公以王出王城人焚劉王次于滑十月王起

師于滑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子朝奔楚召伯逆

王于尸及劉文公單穆公盟王入于成周單穆公卒子武公亦

為王卿士敬王十六年定六年子朝之餘黨儋翩復作亂王處于

姑猶十七年定七年單武公及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晉

復送王入于王城單平公者亦為王卿士敬王三十八年定八年

平公會魯哀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又有單愆期者周卿士

單公子也為靈王御士初靈王弟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愆期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

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

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子景王弟周殺佞夫儋括奔

晉左傳

劉康公 劉定公 劉獻公 劉文公 劉桓公

劉康公字季子定王母弟也公羊傳食采于劉定王八年宣十年王

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季孫行父仲孫蔑皆儉叔孫僑

如公孫歸父即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

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

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

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

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

阜乃可以長保民矣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

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
給事則寬于死以儉足用則遠于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今夫
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
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
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
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
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國語十三年宣十五年晉趙
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趙同也必有大咎
天奪之魄矣十七年成元年晉平戎于王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
內史叔服諫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簡王六年成十一年晉

郤至與周爭鄆田鄆溫別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

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單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
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衛襄王
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
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八年成十三年魯成公及

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
敬劉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
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

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子卒于瑕左傳

劉定公夏者王官師靈王十三年襄十四年將昏于齊王使劉定公

賜齊侯命十四年襄十五年劉定公逆王后于齊景王四年昭元年號

之會王使劉定公勞晉趙武于穎館于雒汭劉定公曰美哉禹

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

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

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定公歸以語王曰

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

侯而儕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

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十二月趙武卒左傳

劉獻公摯王卿士景王十六年昭十三年與諸侯會于平邱晉人將

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羊舌肸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

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

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

以先啟行遲速唯君二十五年昭二十二年劉獻公卒單穆公立其

庶子狄是為文公狄又名卷字伯蚩初事單穆公王子朝賓起

有寵于景王劉文公惡賓起之為人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

以為亂願去之及景王崩王子朝作亂劉文公奉王子猛出次

于皇子猛卒敬王立敬王四年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敬王乃入

于成周詳單穆公傳十四年定四年劉文公會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以

楚納子朝故七月劉卷卒左傳先是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為

之告晉衛彪偃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没乎天之所

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其後周殺萇弘及貞王劉氏

亡國語劉文公子是為劉桓公敬王十六年定六年周儋翩率子朝

之餘黨以作亂王處于姑猶十七年定七年劉桓公與單武公敗

尹氏于窮谷十一月劉桓公單武公逆王于慶氏晉師送王復

入于王城十八年定八年劉桓公伐儀栗孟單武公伐穀城簡城

以定王室焉左傳

論曰定靈之際單劉贊王室尸盟會諸侯嘗以得王命為重由

是而樹德振功猶可做殷道之中興惜乎不及此也子朝之難

旗卷盡瘁然翟泉泣盟而王子虎卒召陵泣盟而劉卷卒周之

不振抑以天乎終春秋唯卒二卿蓋有微意也

內史過

內史過周大夫惠王十五年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過曰

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

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

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過往聞號

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于神國語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

曰有之國之將興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

周諸臣傳卷四

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
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禱祝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
牧周之興也鷺鷥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郟是皆明神
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
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
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
誰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
謂逢福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
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案盛玉帛往獻焉無有
祈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
不過其物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往獻內史過從
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
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于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今號
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
晉取號
襄王三年僖十年王使召武公及過賜晉侯命惠公受玉惰
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
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

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左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內史過賜晉惠

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
不免王曰何故對曰民之所急在于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
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
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
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
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
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夫晉
侯非嗣也而得其位疊疊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
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
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
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
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八年晉侯隕于韓十六
年晉人殺懷公無胄
秦人殺金子公

內史叔興

叔興父周內史襄王八年

僖十年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

過宋都風也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傳二十年僖二王使太宰文公及興賜晉文公命興歸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于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國語

內史叔服

叔服叔氏服字也

亦周內史魯僖公薨襄王二十六年文元王使服

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服曰穀也食子難也

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頃王六年文十有星孛入于北

斗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皆如其言定王十

七年成元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

伐之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

弗助將何以勝不聽三月敗績于徐吾氏左傳

論曰內史過曰禮國之幹敬禮之興叔興曰成禮義德之則鳴

呼辨乎禮義而陰陽從矣周有五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

枋之貳固以禮教統官諧民其與叔世尚術誣民者有間矣

富辰 富辛 附

富辰周大夫王子帶之召戎伐周也周討王子帶子帶奔齊襄

王十四年 僖二十二年 富辰言于王曰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

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

師鄭人入滑十六年 僖二十四年 王使伯服游孫伯 二子周大夫 如鄭請

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莊二十一年鄭號納王鄭伯享王王子之鞏鑑

號公請罷王與之爵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

將以狄伐鄭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

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

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

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亂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

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

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

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

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

于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

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

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

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

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

國語

王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閱乃內侮雖閱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勲力于平桓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積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于它徵于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翟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祥所以事神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無寧百姓令聞不忘王

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歇狄固貪惓王又啓

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左國語翟師伐鄭傳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

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鄆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廬由荆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于王室鄭伯南也王而甲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外利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獸也王弗聽翟后立通于王子帶十八年

僖二十六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辰

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

乃以其屬死之

國左傳頹叔桃子以狄師伐周大敗敬王時有語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

富辛辛及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左傳

昭二十一年王問于弘曰今茲諸侯

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

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二

十年昭十七年晉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維與三塗弘謂劉文公曰

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

之晉果滅陸渾其眾奔甘鹿周大獲二十一年昭十八年毛得殺毛

伯過而代之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

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子朝之亂南宮極右之敬王元年

昭二十三年八月南宮極震地震壑而死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

謂蚩之父劉獻公也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謂子朝之大

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二年昭二十四年南宮嚚以甘桓公

見王子朝劉文公謂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

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

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晉范吉射攻其君不克奔朝歌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二十八年哀三年

晉趙鞅以為討周人殺弘初劉文公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

衛彪奚及晉女叔寬曰萇叔將不免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是

果及禍左傳

周諸臣傳卷四

七

論曰同人之類族辨物所以主離德之明也襄王舍鄭即狄敬
王釋君助臣德之不明族類之所由紊也富死萑討等死耳富
之死為不可及已然執王使討王臣晉鄭不天而萑之死晉為
政乎

倉葛

倉葛陽樊人襄王十七年

僖二十五年

晉文公殺大叔帶納王于王

城王以陽樊賜之陽人不服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
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于晉謂君其何德之布
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
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于是乎致

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
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
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覲武
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
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

出陽氏

國語

伶州鳩

伶州鳩周樂官景王二十四年

昭二十一年

王將鑄無射問之州鳩

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

利制

以聲奇調利為制

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

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調利草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越謂為節之孔也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入風于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蘇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蘇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蘇

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若大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蘇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問律于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均者均鐘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鐘者度鐘大小清濁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天地人也平之以六六律也成于十二十二律也二呂也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十一月曰黃鍾乾初九六律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水之首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正月曰太簇乾九二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五月曰蕤賓乾九五也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所

以詠歌九則九則九功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九月曰無射所

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六間六呂在以揚

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十二月曰大助宣物也二間夾鍾

二月曰夾鍾出四隙之細也四隙四時之三間中呂四月曰中

也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六月曰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

恪也五間南呂八月曰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十月曰應鍾

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罇昭其

大也細細聲謂角徵羽也鐘大鐘罇小鐘有大鈞有罇無鐘謂

宮商也有罇無鐘為兩細不相和故以大平細甚大無罇鳴其細也甚大謂同尚大聲

大不相和故以小平大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

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七律者黃

族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

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歲歲星從柳九度至張十

七度為鶉火周分野也月在天駟星在天駟房

漠也從尾十度至斗十一辰在斗柄辰日月之會星在天龍

度為析木其間為漢津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北維北方

星天龍一曰玄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龍天龍齊之分野王

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天龍齊之分野王

故言出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建星在牽牛間謂從辰星

自天龍及牽牛皆水宿所在天龍至析木歷建星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

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辰馬謂房

心星也心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駟馬也

故曰辰馬農祥謂房星晨正而農事起也

我太祖后稷之所

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王武王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馮神周分

野所在後稷自鷄及駟七列也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也南北之

揆七同也歲在鷄火午辰星在天龜子鷄火周分野天龜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也凡神人以數

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蘇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

蘇其聲于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

之上宮畢之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夷則上宮也故以畢陳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當辰辰

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長謂先用之也辰時也辰日月之會斗柄斗當初陳

之時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在戌上下臨其時名其樂為羽所以屏藩民則也王以黃鐘之

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黃鐘在下故曰下宮名此樂為厲所以厲六師

也以大族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臯故謂之宣

太族在下故曰下官名其樂為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羸音媯內以

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羸亂無射在上故曰上

亂治也所以優柔容民也國語王卒鑄大鐘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

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

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窳窳他彫反細而不滿也大者不櫛櫛

化反橫而不入也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

心弗堪其能久乎左傳鐘成伶人告蘇王謂州鳩曰鐘果蘇矣對

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蘇今財亡

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蘇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

周諸臣傳卷四

尚史
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
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昭二
年王崩鐘不斲國語

論曰仁置德武置服陽不服而武以臨之宜倉葛之有言也陽
樊屬周不欲隸晉周之德猶有所繫有土有民推以及遠安在
其舊物之不可復耶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公孫尼子曰樂者
審以一定和和者樂之本也先王作樂以象德金石絲竹比音
而樂之以底于和也輕重細大其或踰之猶之昌陽于冬扶陰
于夏天地且戾豈唯一人州鳩之對猶為細夫

尚史

列傳五上

襄平李鍇鐵君甫纂

周諸王子傳

平桓莊惠諸子 王子狐 王子克 王子頽 王子帶

甘成公 甘景公 甘簡公
甘悼公 甘平公 甘桓公附

王子狐平王子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
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

左傳

王子克桓王子子儀也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黑肩

莊王三年桓十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周

尚史 周諸臣傳卷五

公王子克奔燕左傳

王子頹莊王子母曰王姚王姚嬖于莊王故子頹有寵為國為

之師惠王二年莊十年王取薦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于王

王取之又奪子禽祝跪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薦國邊伯詹

父子禽祝跪石速作亂因蘇氏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蘇

子奉子頹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三年莊二十年鄭伯和王室

不克王處于櫟秋入于鄔四年莊二十一年鄭虢納王殺王子頹及

五大夫左傳

大叔帶惠王子食邑于甘謂之甘昭公母曰惠后大叔帶有寵

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故齊桓公會王太子鄭于首止

謀寧周也二十四年僖七年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

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明年春諸侯盟于洮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襄王三年僖十一年王子帶召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

城焚東門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四年僖十二年王以

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奔齊十四年僖二十年富辰請召子帶王

從之子帶復歸于京師先是王使頹叔桃子並周大夫出狄師以伐

鄭王德狄人遂以其女為后是為隗氏子帶之復也又通于隗

氏王替隗氏十六年僖二十四年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

遂奉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

使諸侯圖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子帶復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温王使告難于諸侯十七年僖二十五年秦伯師河上將謀納王晋侯辭

秦師而下三月右師圍温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子帶于温殺之于隰城左傳子帶之後有甘成公甘景公甘簡公簡公弟過

為甘悼公成公孫鮒為甘平公平公子為甘桓公桓公黨王子朝

靈景諸子 太子晋 王子佞夫 太子壽 王子朝

僖括

太子晋靈王子靈王二十二年襄二十三年穀洛鬪穀洛二水名鬪者兩水格有似

于將毀王宮王欲壅之晋諫曰不可晋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

不崇敷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敷物之歸也川氣之導

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導

其氣陂唐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

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

瘧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

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

下禍亂并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

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

物天地儀之于民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

水豐物莫非嘉績克猷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胙四岳國命

為侯伯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
知也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
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
曰佐雖者嘗焉佐鬪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夫見亂而
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
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
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
王室其愈卑乎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
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
王卒壅之國語晉蚤卒故不立周書晉侯尚力侵我王畧叔向聞
儲幼而果賢作太子晉晉平公使

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五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
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平公將歸之師曠
曰請使與臣往與之言若能蒙予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稱曰
古之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王子應之曰如舜
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如禹
者聖勞而不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謂之聖如
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
事于商既有其眾而返失其身此之謂仁如武王者義殺一人
而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之謂義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
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為尊何以為上王子應之曰人生而
重文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眾時作謂
之曰伯伯能移善于眾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
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子
一人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四荒至莫有怨訾
乃登為帝師曠整然又稱曰温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口口下
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
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則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
師曠曰善哉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師何汝賤我乎
自太皞以下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不者夫大當時
而不伐天何可得且吾問汝之人年長短告吾師曠曰汝聲清

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口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尸子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潛夫論太子晉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

王子佞夫亦靈王子靈王崩靈王弟儋季之子儋括欲立王子

佞夫佞夫弗知景王二年襄三儋括作亂圍為逐為邑大夫成

愆五月尹言多殺佞夫儋括及其黨王子瑕廖奔晉春秋書曰

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左傳

大子壽景王子母穆后景王十八年昭十六月壽卒八月穆后

崩左傳景王無適立遂啓子朝之亂也

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景王大子曰壽十八年昭十壽卒欲

立子猛子朝有寵于景王王與其傅賓起說之又欲立子朝二

十五年昭二十夏四月王田北山將殺單穆公劉文公而立子

朝國語是年殺子會王崩子猛立是為悼王五月葬景王王子

朝因舊官百工之喪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三邑

之甲以逐劉文公劉文公奔揚單穆公逆悼王以歸王子還朝

黨夜取王以如莊宮單穆公出奔羣王子追單穆公單穆公殺

之子朝奔京已而鞏簡公甘平公敗績于京單穆公告急于晉

十月晉師納王于王城十一月悼王崩敬王立元年昭二十晉

師還子朝復入于王城二年昭二十三月晉侯使士彌牟涖問

周故彌牟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四年

昭二十六年單穆公復如晉告急晉帥師納王十月王起師于滑十

周諸臣傳卷五

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乃遂子朝子朝遂與其黨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王入于成周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瑣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頽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

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頽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頽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蕩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母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

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
劉贇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魯閔馬父聞子朝
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
禮甚矣文辭何為十五年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左傳
論曰欲知來事視已然事桓王寵克而莊王寵頹惠王寵帶景
王寵朝創未愈又養癰焉痛之迫身不且甚于已事乎曠林兄
弟日尋干戈悼敬之頃曠紀五年周祚之危不啻朽索係隊石
矣或謂東周無大失道緣遷國以凌夷豈其然乎

王子虎 王叔陳生 伯與附

王子虎者僖王之子也公穀並以叔服為王子虎為周太宰國社預注襄王

二十年僖二十八年五月晉獻楚俘于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

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

逖王慝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踐土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

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

幼二十一年僖二十九年王子虎盟諸侯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

伐鄭也二十八年文三年王子虎卒王子虎之子王叔桓公名未詳

為周卿士襄王二十八年文三年楚師圍江晉以江故告于周王

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楚大夫而

還定王五年宣七年鄭及晉平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

睦左傳

王叔簡公周卿士王叔陳生也簡王十一年成十六年晉克楚于鄢

使郤至告慶于周末將事王叔陳生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

酒宴語相說也明日又譽諸朝單襄公譏之國語靈王四年襄五年

戎陵虢周室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陳生貳于戎晉人

執之以告周九年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

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河上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陳生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

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箠門閨竇之

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

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箠門閨

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

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箠門閨竇乎唯大國圖

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士匄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

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陳生

奔晉左傳伯輿亦周卿士簡王六年成十一年又有伯輿與周公楚爭

政或曰即伯輿

王孫滿 王孫說

王孫滿周大夫襄王二十五年僖三十年秦將襲鄭過周北門左

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

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

敗乎秦滅滑而還晉敗秦師于殽定王元年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傳

王孫說周大夫簡王八年成十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

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與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王孫說與之語蔑好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國語

周亂臣傳

徐偃王

徐偃王徐君子

博物志徐君宮人有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于水濱孤獨母有犬鵠蒼銜所棄卵以歸覆煖之

遂蚍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

仁智襲徐君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令葬

之徐界中今見狗壟偃王既有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

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因名為弓自稱徐偃王江

淮諸侯多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穆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

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鬪害其民為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

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

數後遂名其山為徐山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何

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

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

後漢書穆王西

巡狩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偃王大破之

史後漢書穆王

使造父御以告楚文王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楚文王舉兵滅

之淮南子作楚莊王○按莊王去穆王遠甚且春秋莊十年荆

始見于經杜預注曰荆本楚號後改為楚楚僻陋在偃王仁而

蠻夷于此始通上國然則令楚伐徐亦殊謬誤也

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于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

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曰徐山

後漢說苑王孫厲謂楚文王

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

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吞小魚虎之

食豚也文王遂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

武備好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于此荀子徐偃王之

狀目可瞻焉尸子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也又曰徐偃王

好怪使人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多列于庭

為國 邊伯 子禽 祝跪 詹父

為國邊伯子禽祝跪詹父並周大夫為國字子國為子顏師初

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

周大夫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僖王四

年 莊十年 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又取邊伯之宮

周諸臣傳卷五

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僖王四

年 莊十年 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又取邊伯之宮

周諸臣傳卷五

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僖王四

年 莊十年 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又取邊伯之宮

周諸臣傳卷五

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僖王四

年 莊十年 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又取邊伯之宮

周諸臣傳卷五

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僖王四

年 莊十年 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又取邊伯之宮

周諸臣傳卷五

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僖王四

年 莊十年 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又取邊伯之宮

周諸臣傳卷五

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僖王四

年 莊十年 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又取邊伯之宮

周諸臣傳卷五

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僖王四

年 莊十年 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又取邊伯之宮

周諸臣傳卷五

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僖王四

年 莊十年 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又取邊伯之宮

周諸臣傳卷五

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僖王四

年 莊十年 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又取邊伯之宮

周諸臣傳卷五

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僖王四

年 莊十年 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又取邊伯之宮

周諸臣傳卷五

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僖王四

年 莊十年 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又取邊伯之宮

周諸臣傳卷五

為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僖王四

年 莊十年 為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圃又取邊伯之宮

周諸臣傳卷五

與子禽祝跪詹父田故五大夫因蘇氏作亂奉王子頹以伐王
不克出奔温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王處于櫟三年莊二年鄭伯
號公納王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賓起 鄆盼 南宮極

鄆羅 南宮嚚附

賓起是為賓孟子朝之傳也景王立子猛起說子朝欲立之二

十五年

昭二十二年

起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

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言設使寵人如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王難使犧在已則無患害喻使早寵子朝

弗應將立子朝而崩單旗劉狄遂攻起殺之

左傳

鄆盼周大夫南宮極卿士並黨王子朝悼王既立王子朝作亂

單旗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鄆盼伐皇大敗被獲焚諸

王城之市敬王元年

昭二十三年

晉師納王王子朝入尹南宮極以

成周人戍尹地震極死鄆盼子羅晉師納王而還六月王子朝

復入于王城羅納諸莊宮南宮極子嚚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

及晉師再納王克鞏王子朝及毛伯召氏尹氏南宮嚚奔楚

左傳

儋翩 儋括

儋翩子朝之餘黨也敬王十六年

定六年

既殺子朝于楚儋翩率

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

狄人闕外王處于姑蘓以辟其亂十七年

定七年

儋翩遂入儀栗

以叛冬十一月單旗劉狄逆王晉人送王入于王城先是有儋

括者靈王弟僖季之子也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

知景王三年襄三僖括圍為逐成愆林堯叟注為周邑尹言多

劉毅單蔑甘過鞏成五子周殺佞夫僖括奔晉左

論曰古者天子有四鄰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是故有問無以對

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

責之弼是故天子無爵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任至重也養德之

器而以淫人乘之蔑不敗矣為國師顏賓起傅朝以淫蒙惛樹

之侈心惡得不為衰周之禍哉諸子之亂佞夫最無罪食毒僖

括卒隕厥生悲夫

早歎以王吹平細對吹圖車太子皇張銀外皇大姐如焚焚論

尚史天下列傳五下

襄平李錯鐵君甫纂

周諸臣傳以下戰國時

司寇布西周

司寇布事西周武公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無適立司寇

布為周最即武公庶子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

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

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將死而屬其子曰必

無獨知言必無告人獨知其良耳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

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亦庶子而讓之于最以嫁

周諸臣傳卷五

之于齊君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奉養無有愛于
最也使天下見之策國

周最

周最者武公之庶子也史記公子咎為太子國策楚請立公子咎齊請立最說兩存姑闕之赧王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或謂周最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原

為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

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欲攻周最謂秦王昭曰為

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

聲畏秦必東合于齊兵傲于周而合天下于齊則秦孤而不王

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于

天下矣蘇厲為最謂蘇子周臣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于魏

趙故必怒鮑注蘇子怒合于齊怒最而反其所合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

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也○按吏產子語義未詳鮑解未安也君若欲因

最之事謂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謂最曰仇

赫宋相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韓魏齊也三國不敗將與

趙宋合于東方即韓魏齊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于齊也不固則將

與宋敗三國則賣宋于三國言赫不忠于宋不應秦則應三國公何不令人謂

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周最兼相使韓魏皆相之視之

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賣以合于王也最既相魏欲之齊客為最

謂魏王哀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

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于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
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齊而以兵急之則伐齊無固守矣言不

去周最使之合齊而以謂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貴合于秦以

伐齊薛公故主最嘗仕齊故以薛公為故主主者猶孔子適宋

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邱墓謂田文欲去而公獨修虛信為

茂行明羣臣據故主不與伐齊產以忿強秦產猶生也謂不可

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

請為救之無變王遂伐之言有變臣救齊且臣為齊奴也如累

王之交于天下不可言臣為齊如奴事主不可因臣而使王

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最入齊謂呂禮齊人曰

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禮使秦攻齊齊欲子以齊事

秦必無慮矣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于子也子東重

于齊西貴于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齊聽祝弗齊人外最或謂齊

王閔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

齊深矣言秦得齊則益強夫秦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

趙恐秦伐之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必不處矣言秦

急兵以攻齊攻齊與趨齊伐趙其實相同以理斷之必不據齊以伐趙齊

無兵而趙已出兵故也之趨也處據也鮑注以理字為句故

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理在受兵謂田文即薛曰周最于齊王

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齊合弗與禮重矣

有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

後行猶後舉言與趙攻秦收最用之以為後舉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前與秦合今

與趙攻之反其信也率從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為

其國言齊不合秦天下果于從齊祝弗必將出走而齊舍田文無與為國矣果為句鮑注以果弗必走為決不趨齊恐誤

或為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疑天下合而攻已

又知趙之難子言趙不敢違投齊人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齊之合必

先合于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

魏上黨長子並韓地趙之有已公東收寶于秦南取地于韓魏因

以困徐為之東則有合矣東謂齊言齊趙合也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

強齊戰負猶失也其失在此也戰勝謂齊勝秦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

聽天下之戰言齊勝秦秦收齊而疆理之諸國求地于齊齊不多割則必戰此秦弱齊之計不勝謂齊不勝

秦國大傷不得不聽秦言齊不勝秦國必大傷不得不合于秦也鮑注以戰勝收齊謂秦勝而疆理齊

不勝國大傷謂趙令秦與齊戰秦不勝必咎趙趙必大傷詳其辭理恐亦誤也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

西土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覆國且身

危是何計之道也策國

游騰 樊餘

游騰樊餘並周人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

以卒甚敬楚王懷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

伐公由夷國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

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故

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悅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所以為之者盡包于周多于二縣九鼎存焉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遠韓近趙故言兩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及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必不敢背盟背盟王與三國攻之義也

國語

綦母恢

綦母恢周人也秦敗魏犀武于伊闕遂進攻周周君之魏求救

魏王

昭

以上黨之急

或有韓趙兵

辭之周君反見梁圉而樂之也恢

謂周君曰溫圉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

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

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

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粟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

言趙韓援魏之路絕

魏王曰然則奈何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事秦而好小利

謂小利

國言有秦助則無國患乃得遊觀

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溫圉周君得以為辭于

父兄百姓而私溫圉以為樂必不合于秦臣嘗聞溫圉之利計

歲八十金周君得温園以其事王者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羸四十金魏王因使孟卯致温園于周君而許之戍

策國

王宮他馮睢

宮他周人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

宛故申伯國秦飢不暇救

宛晉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

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乃滅之

邾莒亡

于齊

邾曹姓國莒盈姓國邾二十九世莒三十世楚滅之蓋恃齊也

陳蔡亡于楚

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

年滅蔡蓋恃楚不備也

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

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于趙以備秦則不毀魏周肖

鮑注疑即

霄謂他日子為肖謂齊王

王建

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于魏他

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

為魏所重者曰有魏

無魏反是

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于魏者臣請以魏聽齊

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他有罪亡之東周盡輸西周

之情于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有馮睢者曰臣能殺之君子

金三十斤睢使人操金與書間遺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

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侯曰今

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他

策國

顏率

顏率周人也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率曰

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于齊率至齊謂齊王

閔王

曰夫秦之無道

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

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梁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于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醢醬醢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兎興馬逝灘然止于齊者昔周

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噐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率見韓公仲公仲不見率謂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陽故不見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于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亦正言之而已矣謁者以告公仲遠見之

策國

馬犯

馬犯周臣也赧王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

破魏將

犯謂周君曰

請令梁戍周乃謂梁王

安釐王

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

正義周王

憂懼國破若身之重病犯請以九鼎自入于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

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

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

而復之國策甚作渝後可而復之者言王病瘡所圖不遂請得其後有可之時以鼎入梁也今王使卒之

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

王曰善遂使城周史記公仲慕公之為

六國周累東周命齊王曰立率民韓公仲公

周累周人也秦攻韓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

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韓之

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眾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

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消逝于秦秦王不

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君

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

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援宜陽而有秦

私故說之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

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

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于秦受寶于韓而德東周國策

入小杜赫國策

杜赫周人赫欲重楚景翠于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

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于無鳥之

尚已 周諸臣傳卷五 二

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于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于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于大人大人輕君施于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于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鮑彪注齊策楚策皆有杜赫當齊威王周策顯王時去此八十年疑杜赫名誤。按楚

策杜赫曰楚杜赫蓋別是楚人而同名氏者

呂倉 工師籍

呂倉工師籍者皆周相也事周文君

鮑彪注惠公後別有此君或惠公別稱淮南子亦有

周昭文君工師籍免呂倉為相呂倉見客于周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已也因令人為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周文君之免工師籍相呂倉也國人不說君亦有閔閔之

心或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誅譽忠臣令誅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強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

謂宰相倉也

策國

温人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



